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求是編卷四

貞白五書五之四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

朱子之學蓋與顏子同昔顏子於聖人之道而未得也仰之鑽之瞻之忽之既博之文又約之禮以竭其才及其立卓之後然後發喟然之歎以爲前日仰鑽瞻忽博約竭才皆爲多事而極於欲從末由此顏子之所以庶

幾也朱子之窮理反躬銖積寸累正顏子仰鑽瞻忽博  
約竭才之事及其豁然貫通之後乃恍然自失以爲向  
來誠是大涉支離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此其悔悟正與  
顏子喟然之歎相似未必其出於晚年也使以朱子之  
悔爲晚年則顏子之歎亦爲晚年乎看他次第是工夫  
先後而非年歲早晚博約後方歎歎後終不成竊竊冥  
冥遂廢了博約惟其工夫循環不窮所以智益明德益  
熟而具體乎聖人也積累後方悔悔後亦不成昏昏漠  
漠遂廢乎積累惟其工夫周流不已所以學日充德日

起而集大成於諸儒也陽明不達於此遂取朱子平日  
與人答問手札中厭煩就約絕學捐書之語爲晚年定  
論之書夫謂之晚年必其果出於晚年而後可也然以  
今考之此書之意本出於程篁墩道一編而去取互有  
得失年歲互有異同固有不可得而盡信之者如與吳  
茂實書乃篁墩錄之於始以爲若冰炭之相反者蓋以  
其有譏陸子省發覺悟流於怪異之說陽明則削之而  
取其前段所謂向來工夫多不得力者以爲晚年如答  
吳伯豐書篁墩錄之於終以爲若輔車之相倚者陽明

以其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之語似乎譏陸雖有欠卻涵養本原工夫不可不自反之說而不收於晚年至於與林擇之書說陸之門人氣象皆好此閒學者只成說話陽明以爲晚年而篁墩則錄之於中以爲疑信之相半蓋以其有陸子壽兄弟其閒亦有舊病之說也然則其早其晚其定其未定皆以己之私意臆斷之者也而何足據之以爲朱陸之評乎且陽明亦自謂其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則其不必出於晚年者在陽明固已知之矣旣知之則不當復爲之而猶且必爲之蓋爲其平日

所著或問集註諸書意義浩博議論參差其間有疑於  
支離泛濫者有得於親切簡要者與己專致良知之說  
多半不合故悉指爲中年未定之說而特取其相近數  
札概目爲晚年悟後之論以自證庶幾己說不至大謬  
於朱子而可少挽其立異好奇之失焉爾夫朱子之易  
簣也猶改誠意章以爲絕筆則其集註或問之類固其  
所終身者也固其既悔之後而三復刪定者也烏得以  
意義浩博議論參差而遂指爲中年未定之說哉論語  
孔門傳道之書也多聞多見之說與夫一以貫之之說

好古敏求之說與夫子欲無言之說閒見錯出各有發明而集註或問無非明此而已若集註或問而謂之中年未定之說則如論語者亦將議其孰爲中年而未定者乎孰爲晚年而定者乎豈夫子亦有未定之說乎聖人之道千門萬戶彼此自不相妨曲儒之學管歸一路四旁都不見得今以一路之學而窺聖人千門萬戶之道無怪乎其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也於其合己也則雖其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者而謂之晚年於其不合己也則雖其既悔之後三復刪定者而謂之中年吾意晦

菴有知亦當付之一笑而已矣由此觀之陽明非眞以  
定論取朱子也特以見定論之外皆非定論也今旣定  
論不必於晚年而集註或問之類又不必於中年則朱  
子之學何者而非聖人之學朱子之言何者而非終身  
之定論乎而又何以此書爲也陽明乃謂此書出於不  
得已而然又謂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此學者  
彼蓋以爲聖人之學也夫旣以明聖人之學爲重而使  
朱子之說果有背乎理而不足以明之則雖直非之以  
爲先哲之忠臣何害而又何必委曲以調停乎用人而



調停則賢不肖渾淆而不肖者終至於必勝行政而調停則邪正雜糅而正法必至於漸湮故調停之說在識微之士猶深非之以爲不可而況陽明之於朱子又皆洗垢索瘢以陰行其私簸弄筆舌以玩侮先正而初無委曲調停之意則其所謂不得已以明此學者非真有不得已之心如孟子闢邪說以衛聖道之心也特調停其說以委曲遷就乎已之學爾且旣以委曲遷就乎已而爲此書而深考其說則又有宜爲陽明之所深諱而亦取之者如答呂子約書謂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

之弊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與蔡季通書又謂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陽明喜其見得支離之說而不暇詳其所謂與彼中證候之不同喜其恍然頓進之說而又不暇詳其所謂非如近日諸賢之頓悟故遂取之定論之中而不知識者已因此而得其亂真之故矣頓進者猶人按步而移雖未易遽進然一進則所移者皆吾得力處頓悟

者猶坐而馳雖日行萬里之遙然自身卻只在此於道無得也惟頓進故見得向日之支離非頓悟故不同彼中之證候而陽明之學正近日諸賢頓悟之機也正朱子所謂證候之不同而斥外之者也而猶自幸已說之不謬於朱子蓋欲援儒以入墨推墨以附儒爾然而毫釐千里之謬終不可掩如此二書之說豈非天不欲斯文之喪而故爲此隙令後之學者得有所據以證其似是之非耶又曰篁墩見朱子奠陸子壽方相與極論無猜道合志同之語而陸子奠呂伯恭亦有追惟曩昔麤

心淨氣徒致參辰之語遂謂二氏之學早異晚同而著道一編然朱子表曹立之墓有敬夫子壽伯恭皆盛年相繼淪謝之語則是作於道合志同之後宜無復異同之疑矣而其言乃曰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言語文字可及又曰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前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皆所以深譏陸子之失則是朱陸之學雖至於晚年而猶未之一也蓋朱子所說的涵養實異乎陸子之涵養陸子所說的講學實異乎朱

子之講學所以朱子譏子靜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其實身不移則所謂轉步者亦五十步之走爾濟不得甚事篁墩陰附陸子遂謂朱子晚年兼收陸學而詆世儒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於門人紀錄之手不取正於朱子親筆之書嗚呼曹表豈非朱子親筆之書而晚年已定之論耶然則朱陸之不同固非篁墩之說所能強而一矣獨其莫文之語似乎可據然詳味之恐亦以其講論之際頗覺和平非復昔時氣盛語健之比而云然非眞謂其道之一也故不徒曰曩昔

參辰而必曰麤心浮氣不徒曰道合志同而必曰極論  
無猜此其立言之閒亦自可見其微矣王氏曰此篇考  
據精詳議論的  
確鑿鑿乎無以易也至筆  
設爲佛辨無非推墨以附  
於儒其道一編又豈有定  
論也若夫調停之說是卽  
鄉愿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  
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  
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  
所以爲行不行不足爲之知

聖門說知行處甚多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行先知

後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知先行後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知不可無行也知譬  
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此行不可無知也惟精惟一道學自脩  
此知行並進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知行互力也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行易知難也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此行難知易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偏於知也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此偏於行也雖其諒之所指

功之所施各各不同至於知自知行自行則千聖萬賢固無有不同者也今陽明乃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則知行是一箇籠侗的事物聖賢何苦如此分別出來只緣自己講學專主於致良知分別缺了行的一邊故立爲是說以護持之而實非確論也

王氏曰真知卽

是行不行不足言知亦有此理只是據其極言之而非平常之道終歸混淆而已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



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  
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  
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有於吾之心  
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  
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  
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  
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  
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  
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